

*How Modernity Forgets*. Paul Connerton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9. 149pp.

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

Paul Connerton於1989年出版了*How Societies Remember* (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)，論述集體記憶的傳達和維繫主要是透過儀式和身體實踐的展演，這本書成為人類學研究社會記憶機制的重要著作。該書出版整整20年後，Connerton轉而討論記憶的反面——遺忘。在這本*How Modernity Forgets*中，他主張「現代性」(modernity)的文化中存在著獨特的結構性遺忘(structural forgetting)。記憶和遺忘為一體兩面，*How Societies Remember*強調儀式展演和記憶的關係，*How Modernity Forgets*則將重點放在「地方」(place)和地方記憶(place memory)。

Connerton首先指出，當代人們對記憶的重視——從記憶與個人認同的探討，到文化記憶變成文化產業(例如紀念建物、懷舊商品的市場)——實則反映了記憶的反面，也就是現代性生活中充滿了遺忘。不同於心理學著重個人層次的記憶和遺忘，人類學有興趣的是其集體性和結構性的面向，Connerton認為「不同的社會構成有不同結構性遺忘的方式」(頁1)，那麼現代性有什麼文化特殊性？又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構性遺忘？他發現許多學者已經觀察到現代生活具有集體失憶(collective amnesia)的特徵，然而系統性的研究尚且不足，因此這本書的貢獻即在理論化現代性與遺忘的關係。

不同於前本書環繞著儀式和身體作為記憶機制的討論，在本書中Connerton強調記憶的藝術(art of memory)與地點(loci)的連結。他指出，與地方的連結使得意象(image)得以被記憶，並被安置於特定的秩序中；當這些連結被打斷——例如社會生活與地域性(locality)分離、社會生活超過人類生活感知的尺度(scale)等現代性的特質——則發生結構性轉變，「遺忘」成為現代性的產物。在第二章中，作者區分了兩種地方記憶，分別是「紀念場所」(the memorial)和「地點」(the locus)。前者做為地方記憶的型態，從最直接的地

名、到在空間上移動的朝聖之旅，都是以地方作為連結的記憶形式。後者包括如人類學者熟悉的家／家屋（house），以及人們互動場域的街道（street），都是文化記憶之所。兩者都是文化記憶的載體，但與文化遺忘的過程關係不同。「紀念場所」與遺忘相互生成，在機器大量製造的年代，人們對遺忘的情況感到焦慮，於是開始重視如古蹟、紀念碑等。而「地點」則是另一個記憶類型，人們透過生活實踐、多重感官而共構了地方感，在過程中，空間生產與文化規則相互連結。相較於外顯的「紀念場所」，後者較為內隱，卻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更有效果的記憶參照。

然而在現代性的文化中，記憶與地方的關係被解離，出現了遺忘，這是源於現代性的特徵，尤其與其時間性（temporality）有關——在此「時間性」指的是「機制化、組織化的時間排程，結構了人的時間經驗」（頁40）。本書第三章闡述遺忘的時間性（temporalities of forgetting），Connerton指出現代性中有四種時間性：勞動過程的時間（labor process time）、消費時間（consumption time）、職業／生涯結構時間（career structure time）、和資訊與媒體生產的時間（the time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production）。這些時間性對應不同的文化記憶／遺忘形式，此外不同的時間性相互加強和互補，共構了系統性的遺忘。再加上都市化的推波助瀾，遺忘成為現代性文化的一環。

首先是勞動過程的時間：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大量生產模式，漸漸的讓生產過程與勞動越來越隱形，同樣的，地方也被抽象化，成為地圖上的點和線，而遺忘了形成地方的勞動過程。在消費時間方面，Connerton指出禮物與商品的差別在於前者有交換的義務，形成記憶鎖鍊，但在商品化的過程中，文化記憶不復重要。生產過程被遺忘、商品壽命短暫、強調當下感官的商品美學化（aestheticisation of commodity），使得消費世界的時間性和記憶疏離。現代社會高度理性化的時程、標準化的時間所形塑出的生活、生涯節奏中，職業朝向約聘性質，職業／生涯時間結構也脫離與地方的連結。人們逐漸無法根據過去經驗來想像未來，這種不同於前現代的經驗和感知，表現在記憶／遺忘雙元關係中，降低了歷史延續感。人們經驗時間性的結構的方式，也不可忽略。報紙、電視和新的資訊科技出現，大量甚至過載（overload）的資訊、同步化、即時化的影像與資訊，形成新的認知模式；在此模式中遺忘是必要的，也是必

然的。快速而大量的流動使得資訊變得不連續、缺乏因果時間性、也難以感知長程的歷史整體性，也促成了文化遺忘。

然而遺忘不只和時間有關，在現代的時間性中，空間面向不可或缺。因此，Connerton接者在第四章討論遺忘的地誌學 (topographies of forgetting)，亦即當代文化生產的空間，如何影響文化記憶的傳遞，形成文化失憶的情況。他舉出三種產生文化遺忘的元素：都市空間、速度和不斷毀壞的建物。

歐洲的都市空間變化在現代性的影響下，從原本規模不大、封閉而具有空間內聚性的狀況，轉為區分住宅和工作的空間區域、都市規模龐大且無邊界。人們移動的模式也改變了，重心從居地 (settlement) 轉為路徑 (path)，人在空間中流動，而非在地方的空間中生活，空間的抽象化和簡化改變了空間的價值，遺忘也因此凌駕於記憶。同時，建物的壽命縮短，還來不及形成地方記憶就被摧毀。現代社會中物質的重要性被資訊取代，物質生命短淺，形成了文化失憶。在這樣的脈絡下，Connerton認為「遺忘內嵌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，整合於生活空間的身體經驗裡。」(頁125)。

讀者可能對作者的斷言產生懷疑，「現代性」是人類歷史上斷裂的新階段？是否具有普同性、對人類有同質的影響？在結論中，Connerton從五個W來回答。他解釋所謂的現代性粗略始於馬克思所說的1800年左右，此後逐漸加速上升(When)。現代性是一般性現象，但全球並非同步等速發生(Where)。現代性關聯的遺忘在全球尺度上，對四種人影響尤其明顯：國際分工體系下的支配群和底層群體、經濟移民，以及政治難民(Who)。人們對現代性帶來的遺忘也非毫無反抗，例如都市街道對改變的抗拒性很高，此外也有一些反對運動、和新的記憶媒介(如照片)，以及文化遺產工業的出現(How)。那麼什麼被遺忘了？(What) Connerton區分了三種記憶：認知記憶、個人記憶和慣習記憶(habit memories)，且這三者彼此勾連。都市形象改變，從原有中心和外緣變成無邊界而分散，在認知層次容易遺忘地方記憶；對個人過去的記憶隨著地點的改變而喪失；慣習記憶也因地方連結減低而轉弱。然而更新、更快的紀錄工具，難道不會記錄更多的文化記憶？Connerton反駁這樣的推測，他認為資訊過載帶來的效應不是記憶，而是失憶。於是當代社會處於矛盾的狀態，一方面感染記憶狂熱(memory fever)，簡直可稱為超憶(hypermnnesia)文化；

另一方面又是遺忘文化，處於後記憶（post-mnemonic）的型態。此即現代性的文化特徵。

與 *How Societies Remember* 一樣，*How Modernity Forgets* 也只是一百多頁，Connerton 在很短的篇幅內廣博引用以歐洲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，佐以人類學橫跨世界各地的案例，探討一個簡潔的命題——「遺忘作為一種系統性的當代文化現象」（頁93）——層次分明。Connerton 的長處在於從文化機制的角度，分析西方社會現象的本質。這本書將現代性當成一種文化類型，分析其時間性和空間性，以及在這種文化脈絡下記憶與遺忘的翻轉，從人類學的關懷出發，但跨越了人類學的範疇，相信也會引起其他領域的迴響，尤其推薦給對記憶、歷史、空間、現代性和全球化有興趣的讀者。本書側重「地方」在記憶和遺忘中的重要性，補充了上本書偏重儀式和身體展演作為社會記憶機制的討論。然而反過來也不禁令人好奇，儀式和身體展演，在現代性的遺忘文化中，又扮演什麼角色？書名如斯對仗，筆者在閱讀的過程不斷對兩者的對話性充滿期待，卻沒有得到直接的滿足。或許作者不是患了現代性遺忘症，而是把空間留給讀者去思考吧。